



感興詩通序

夫子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讚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理民彝有關於世變也子朱子感興詩兼之矣明道統斥異端正人心黜末學六百三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聖賢萬古之心古今萬事之變關焉使擊壤翁早得見之安得謂剛後果無詩哉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與中庸合朱子分中庸作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不合者獨恐後之註其詩者未必皆盡如朱子之註中庸爾然由此十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為行遠升高之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望日新安後學



建安真氏 德秀 西山

詹氏 景辰

建安徐氏 子與 進齋

黃氏 伯陽

番陽余氏 伯符 思齋

新安胡氏 升 愚齋

新安胡氏 次 梅岩

目錄畢

文公感興詩



新安後學胡炳文通

文公自序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子昂姓陳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未知書他日入射洪感遇詩

痛脩飾文明初舉進士言山陵事武后喜之其後擢右拾遺為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愛其詞意深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

砂空青金膏水碧冊砂生符陵山有銅處銅精薰則生其腹中空金膏多水碧郭夔曰碧亦玉也選方士鍊玉液

其腹中空金膏多水碧郭夔曰碧亦玉也選方士鍊玉液者皆仙藥也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

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頌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

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托於仙佛之間以

為高也。如曰易見玄真子。觀世玉壺中。如曰古之得  
乃無明。如曰西方金仙。子崇義。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  
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妙。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  
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第一首

首明吾道之正統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太玄經曰。昆侖磅礴。象

磅礴。如曰。西

通曰。昆胡昆切。讀作崑。崑者非天言大。以見  
地之小。地言下。以見天之上。地言深且廣。以見天  
之高且大。天言無外。以見水之深。土之廣者。猶有  
外也。

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詹氏曰。昆侖磅礴。以對待實體而言。陰陽寒暑。以  
流行實用而言。○梅岩胡氏曰。前二句是言天地  
之形。後二句是言天地之氣。形則兩相配匹。以對  
待言。氣則兩相禪代。以流行言。

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徐氏曰。伏羲契先天之易。不待窺見馬圖。而剛柔  
之列。奇偶之數。尊卑之等。貴賤之位。所謂人文者。  
已燦然昭布。不但有取於河圖。特因河圖之出。遂  
布奇偶以成八卦。尔程子謂縱河圖不出。伏羲也。  
須畫卦也。○通曰。按伊川易傳曰。質必有文。自然

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人文人道也。詩意蓋謂伏羲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人之道已昭著矣。蓋天地人之道皆以兩而成文也。不待窺河圖音偶之數。而後知其為文也。他註以為文字之文。非是。  
此罔蓋借明也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莊子黃帝得之赤牀道玄珠  
胡氏曰：理無迹。可見氣之分為陰陽者。皆有迹之可見也。教人之序。亦必自可見者言之。故自對待流行而後。及於渾然也。

珍重無極。新。罔。美。之。辨。為。我。重。指。掌。

蔡氏曰：易有太極。周子則推無極。而太極是生兩儀。周子則推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不謂之重。指掌乎。○潘氏曰：天地不同形。陰陽不同位。寒暑不同時。八卦不同畫。而太極一理。默有以貫乎其中。反諸吾心。昭然著見。非見於髮鬚象罔之間也。伏羲去世既遠。太極之理不明久矣。非濂溪太極圖說以示人。天下後世何由知也。○通曰：以其理之燦然者。謂之人文。以其理之渾然者。謂之太極。非有二理也。詩言無極太極。而先言人文。以見太極之理。昭然斯人日用常行間。而非恍忽象罔。

之謂也

第二首

二首論黑端之即說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補子絃謂以八絃  
通曰張子云一則神兩則化。合一不測為神。推行  
有漸為化。詩言陰陽之氣升非遽升以漸而升降  
非遽降以漸而降。故謂之化。

前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蔡氏曰推之於前不見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終  
之離言陰陽升降八極之中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不可分先後周子謂動而生陽亦只就動處說起  
畢竟動前又自是靜。通曰易不言始終而言終

至

理。諒斯存真古與今同。

始蓋有終然後有始。終非在後始非在前。

蔡氏引朱子云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

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

影底物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生陰陽理生象也。

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陰陽之內也。

余氏曰太極理也。陰陽象也。二者相依而未嘗相

離。陰陽有升降太極亦與之有升降。陰陽無始終

太極亦與之無始終。此所以萬古與今同。

誰言混沌死幻。語驚首。龍吟好。補子絃謂以八絃

通曰張子云一則神兩則化。合一不測為神。推行

有漸為化。詩言陰陽之氣升非遽升以漸而升降

潘氏曰至理。太極之實理。斯指陰陽言之。言太極之理。藏乎陰陽之中。無頃刻相離。萬古至今。未嘗或異。老莊之徒。謂太極獨居混沌之先。天地既判。太極已分裂破碎。碎無復全矣。梅岩胡氏曰此篇即陰陽無停機一語申言之也。

第三首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子日其氣機

胡氏曰此心未感之時鬼神不能窺其際及其感

物而動。此心隨氣而為之出入。蓋人心本不可以出入言。其所以出入者氣也。楊氏曰氣之所使。

疾如發機。心之出入。每乘其機。徐氏曰人心之妙。神明不測。所乘之機。氣使然尔。余氏曰心譬人氣。譬焉人所乘焉者也。氣之一出一入。心亦與之一出一入。然心者本然之妙。氣者所乘之機也。陳安卿曰心是箇活物。不是貼靜死定在這裏。當變動心之動。是乘氣動。又曰心之活處是理。因氣成。便會活。靈處是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人須有操存。潛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為此身之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正得此詩之旨。



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凝子人。心排下。而進上。其

潘氏曰：凝冰焦火者，志不能帥氣，而為忿怒所移。

憂懼所動，故逆境之來，志氣乘之，熏心列竇，不火

而熱，患難臨前，畏懼消沮，不冰而寒，苟在我者，無

以制而御之，必肆其凶特，而過於沮喪矣。淵淪天

飛者，此心外馳，神不留形，營不載魄，或飛揚九天

之上，或沉淪九淵之下，苟非在我者，操而行之，不

流於放逸，則溺於沉痾，有淪飛之患矣。

至人乘元化，元化在子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子昂詩：信與

動靜無違，易君子。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子。神光燭九垓，垓，古文上。場九。玄思徹萬微，塵編今

寥落，歎息將安歸。  
蔡氏曰：至人，能秉持元化，一動一靜之間，皆體此  
理，而無違焉。方其靜也，窅然不動，如珠之藏，玉之  
韞，及其動也，感而遂通，神光燭乎九垓之遠，玄思  
微乎萬理之微，但聖人之心法，不傳其載於塵編  
者，今又簡短寂寥，無有能識之者，然則將安歸乎？  
惟有歎息。潘氏曰：元化，太極也。言能秉持吾心  
之太極，以為吾身之主，故動靜各順其則。余氏  
曰：心雖秉氣以出入，不隨氣以變遷也。梅岩胡  
氏曰：常人心命於氣，至人氣命於心。通曰：人心

妙不測以下無聖人衆人之心言疑水以下專言衆人之心至人以下專言聖人之心

第四首

靜觀靈臺靈臺心也莊子

揚氏曰心有以靈臺名者謂其神明所舍也。有以

天君名者謂其居中而為耳目鼻口四支之主也。

萬化從此出此出也。陶潛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後

馳騫靡終畢。漢李延壽詩人此國崩奔不自悟前詩衣冠黃

滯氏曰此言心為形役之事也。○蔡氏曰衆妻也。

衆願欲飲食之身直馳曰馳亂馳曰驚言心為形

役溺於飲食男女至於崩奔猶不自悟尚且馳騫

四出無終畢之時也。徐氏曰厚味可嗜不以衆

願為耻妍姿可好不以傾國為悔前推奔放於人

欲橫流之中而不悟其非終身顛倒馳騫而無終

畢之時也

君看穆天子周穆王萬里窮輪跡不有所招詩徐方

辰極左襄公十行天下右子必有車轍馬跡焉昔穆王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云得入龍之而無辭

歸四方諸侯爭無所正或賓于徐王

走死矣國劉走表哀失

潘氏曰此言心為形役之人。○蔡氏曰此借喻人心之馳騁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物欲反據而為之主矣。此六義之比。○余氏曰讀問命呂刑書見人心無常而操守之不易穆王一身凡三變方其命伯冏也怵惕惟厲屢以欽之一辭責之其憂思深長矣。此心不續御八駿而略四方與冏命所戒躬自蹈之也。述堯荒之年度作刑詰四方而教戎之說三四致主忌雖周道自是始衰而冏命主欽呂刑主敬心法之傳猶可想也。人心操舍存亡之變可不畏哉。○胡岩胡氏曰穆王人主徐偃諸侯也穆王為天子矣所以為主之道故諸侯妄意宸

極遂借為天下主靈臺失主反為形役宜蔡氏以為六義之比。○通曰吾心為神明之舍故曰靈臺君位如北極之尊故曰宸極夫宸極者穆天子之宸極也而使偏方據之可乎。靈臺者我之靈臺也而使外物據之可乎。蔡氏以為猶詩之比是也。

總論第一首至第四首

潘氏曰詩言陰陽太極之理人心太極之妙乃萬化所由出而人乃為物欲之所用而不知自反焉。○通曰子朱子嘗論大學曰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而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余以為感興詩亦然解者析之入於至細未能合之盡其至大余故析

之又合之。一。二首是論道為太極。三四首是論心  
為太極。一首言陰陽在太極中。故曰渾然一理貫  
二首言太極在陰陽中。故曰至理諒斯存。太極之  
理萬合為一。故曰一理。太極之理不可復加。故曰  
至理。貫云者。太極貫乎陰陽。而陰陽在太極中。存  
云者。太極寓於陰陽。而太極又在陰陽中。一首又  
明吾道之正統。二首又闢異端之邪說。蓋伏羲仰  
觀俯察。而為陰陽。二書開萬世斯文之一。初伏羲  
一太極也。伏羲教文王周公不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  
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聖遠言湮。孰開我人。周  
子又。一太極也。自開闢以後。伏羲為斯文之一。初

而夫子集大成。自秦漢而後。無極翁又為斯文之  
一。初而朱子集大成。此詩自伏羲說到周子。道統  
之傳。自源徂流。故愚以為明吾道之正統者。此也。  
爰商。真混沌。出亞子。老子亦曰。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蓋以混沌未分為太極。先天地而生。而不知陰  
陽未分。統體一太極也。陰陽既分。各具一太極也。  
且復有混沌死之說。太極之理。無時不存。無物不  
存。死之一字。殊為可怪。愚以為闢異端之邪說者。  
此也。昭晰非象罔以見吾道之正傳。如青天白日。  
亘萬世猶如一。子幻語驚盲聾。以見異端之邪說。  
如夢幻泡影。是以驚盲聾於一時。三首四首。此言說

人心之太極。三言言理。三首言氣。四首言形。蓋人心本渾無一理。不能不乘氣而動。而衆人又不能不爲形所役。聖人之心。雖乘氣而動。而常主之以靜。衆人之心。爲形所役。而常失之於動。第三首所謂。疑冰漏淪者。人心靜而無動者也。所謂。焦火天飛者。人心動而無靜者也。聖人之心。動靜無違。珠藏玉韞。靜也。而川媚山輝。有動者寓。蓋靜而無靜者也。神光上燭乎九垓。動也。而玄思默微乎萬微。有靜者存。蓋動而無動者也。靜而無動。動而無靜者。物也。衆人之心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神也。聖人之心也。亦乘乎氣。而不爲氣所乘。

者也。不寔不寔於形。而不爲形所役者。第四首謂衆人之心。不動於飲食之欲。則動於男女之欲。竟無一息靜時。夫飲食人之常情。不悟而至於過。後則傷生。男女人之大倫。不悟而至於淫。欲以伐性。如穆天子天下之主也。不悟於祈招之詩。則爲徐所據。而穆天子不能爲主矣。心者衆形之主也。崩奔不自悟。則爲形所役。而心不能自爲主矣。右四首分看一首各自一意。合看又似太極圖說渾然一意。

第五首

涇舟膠楚澤

詩詞外紀 卷五 中 五

美 齊王既祭松子置死經在明也 魏在獲周綱已陵

通曰詩揭楚與周二字春秋之筆也

况復王風降 平王延各詩不復有非 故宮黍離離 詩

齊氏曰言周室陵夷衰替之由也自昭王南游 詩

遷東周故都鞠為禾黍王風下同列國周綱已廢

聖不復振矣

亥聖作春秋 詳子亥聖素旺之道未朝會要大中祥

十二 宣王平曰亥聖文宣王五年止及成王明

哀傷實在茲祥麟下以蹈反杖空漣而

氏之車士曰子輒商採薪獲斷折其前左足載以歸

子問何泣子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

吾是以傷焉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

蔡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

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言孔子雖因

黍離降為國風遂托始於此以作春秋其實周綱

陵夷已在涇舟膠楚澤時矣及西狩獲麟嗟吾道

窮而春秋絕筆

漂淪又百年 自春秋終至 僭侯荷爵珪 僭侯爵初命

喪 左信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隱於襄王不許曰王何

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復嗟嘆為

蔡氏曰謂自獲麟絕筆後將又百年也今考之實止七十九年言百年舉成數也王章之喪久矣胡為至三晉分而始嗟嘆為所以為下文迷先幾張本也

馬公述孔業詞馬叔文正公述孔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詹氏曰三晉分侯之時此吾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今通鑑託始於此毋乃迷其先幾乎。蔡氏曰述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秋也不繼書於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自周敬王三十九年為始

而乃自威烈王二十三年為始無乃迷其先幾也歟。又按此託始之意東萊先生得之大事記之作實接獲麟而託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切意二先生相與講論必有及於此後朱子祭文中深哀事記將誰使之續也然朱子於通鑑綱目曷為不繼春秋也耶李果齋曰事記之書用馬遷之法故續獲麟而無可憐綱目之書本春秋之指故續獲麟而不可抑綱目之書特因通鑑而作也。梅岩胡氏曰致堂謂陰凝冰堅垂百載矣雖無王命夫誰與抗此知幾之論也温公徒悲其成不究其漸必若致堂所論文公此詩庶知幾矣詩曰哀傷曰漣

而曰嗟嘆曰餘悲此賈生所以太息所以流涕所以哀痛也歟。通曰綱目因通鑑而作猶春秋因魯史而作也魯史本託始於魯隱而春秋因之通鑑託始於三晉之事而綱目因之此皆述而不作之意也

第六首

東京失其御後漢所刑臣弄天綱左傳時臥

奄程人張防張讓唐衡和帝以後所用鄭眾樊豐周典

通曰王良善馭無泛駕之馬明主善御無弄權之臣

西園植好穢光初六五族沉忠良年開西

靈帝禧平五年詔州郡吏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

蔡氏曰靈帝置西園八校尉以蹇碩袁紹鮑鴻曹

操趙融馮芳夏坐淳于瓊為之五族卑超具瓊左

官徐璜唐衡也言桓靈失御下之道官豎弄權開

西園以鬻賣官爵興黨錮以沉滅忠良而漢遂衰

青青千里草靈帝初乘時起年童謠云千里草何青青

陸梁醜梁東當塗轉克悖帝紀太史丞

魏也象魏者兩觀也炎精遂無光漢祖賦

蔡氏曰青青千里草董卓識語卓初為中郎將其



後廢立弑殺燒宮室發諸陵自為相國強梁於一時魏關當塗高曹操讖語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人孤兒寡婦卒成篡奪之計其凶悖尤甚於董卓而漢祚亡矣

桓桓左將軍劉備也伏鈇西南疆先主

後入成都遂帝于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蜀荆在南蜀在西

問自有伏龍鳳雛謂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

竟莫回王圖不偏昌王圖王者之基圖也蔡氏曰

詹氏曰祀漢配天蓋用哀公元年少康祀夏配天

之意。潘氏曰此言先主仗義起兵於西南之蜀

以誅操復漢為名三顧亮於草廬之中與計大事

而士元之徒群起翼之兵威響振所向無前然天不祐漢先主既殞孔明亦死而漢統竟莫能續非人力能強復也

晉史自帝魏晉之史後賢合更張後賢謂

通曰讀者宜看自字與合字謂之自者乞求陳壽

不足責也謂之合者述孔馬公可深責也

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戰國策魏使新垣衍說趙

有離東海而死耳

徐氏曰昭烈以帝胄之英明正大義而再造於一

隅之蜀漢統猶未絕也陳壽帝魏寇蜀不知正統

之繫司馬公復因襲其謬而不知正大義不明正

統旁落求如魯連子不肯帝秦者世不復有斯人也矣悲哉。黃氏曰朱子作綱目以正統繫蜀而書魏人爲入寇則大義昭明於萬世之下而與此詩互相發明。○余氏曰東漢自章帝後閭宦手搢政柄玩弄天綱於掌股之上州郡材木文石既令西園督促司農金錢繒帛復於西園物積而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議價奸穢已極讒譖盛行是故黨人之獄始興於牢脩禁錮幾百人再興於曹節誅戮爰及五族姦回之志愈肆縉紳之禍愈烈賞武陳蕃一擊之不勝而身死何進再擊之不勝亦死袁紹遂一舉而殲之董卓乘釁廢凶袁術之徒從

而作難乘輿播遷漢祚幾絕職此由也昭烈帝神明之胄孔明工元俊傑之才興復漢室宜無者天不祚漢志士見不就魏據中原而出於僭竊也蜀雖偏方而於乎正統者也大抵獻帝之播遷與幽王驪山之禍不殊昭烈之入蜀與平王東遷之事則一而操之心與奪視齊晉諸國之陵僭又過之苟非折以春秋之法無以肅亂臣賊子之心借曰三國鼎峙不能相君則並列其君以爲紀駢列其臣以爲傳猶云可也今史於獻帝紀書曰禪位於魏而於魏則以文帝紀紀之至先主則抑爲列傳此固陋矣溫公通鑑唯以璽綬之傳次序歲月不以

正閏之法筆削褒貶將軍帝室之胄温公則謂其族屬踈遠不得與光武為比操漢之賊蜀之伐魏正以討賊也公於孔明出師乃書曰諸葛亮入寇且謂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於漢室何不能正名辨分如此文公綱目之作於魏之篡漢書曰魏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不以禪位立文於蜀之紹漢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繼獻帝延康元年之後不介以魏黃初之號至蜀之亡也乃書曰鄧艾至成都帝出降見漢祚至是始絕非絕於延康之後也然則漢之正統當屬之蜀而陳壽之史不得為當明矣孰謂温公學術之正而未免因仍

舊史之陋

第七首

晉陽啓唐祚

隋大業十三年唐高祖為太原留守

時唐高祖為太原留守

地世民知隋必亡陰結

與副監裴寂謀因選晉

人謀舉大事懼高祖不

告之許殺副留守高

王明紹策封王明曹王

明紹策封王明曹王

君雅遂會以起兵

元結

元結

龐王之生明貞觀二

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本於仁義根於心體於身

徐氏曰三代之興皆

本於仁義根於心體於身

於事形於閭門而達

於事形於閭門而達

天下後世其貽謀之道

無一毫可議而後世

無一毫可議而後世

有太康幽厲之失邦者况不

無可議者乎晉陽啓唐祚而君臣父子之道卒矣

王明紹葉封而兄弟夫婦之倫喪矣繼體之君耳  
濡目染應聚之配不以爲惡牝晨之禍胡能免之  
○通曰易重咸恒詩首關睢太宗以淫泆嬰網常  
豈特不足爲一代之鑒而實千古之羞也

唐聚瀆天倫抗父子後出應廣天倫者武后初爲太宗

宮中立爲昭儀爲后牝晨司禍凶書牝晨之晨乾綱

一以墜殷梁傳乾綱解世武后既立廢中宗爲廬

于房陵降唐宗屬籍隆也國號天樞遂崇宗年武三

思率治之署曰大周萬起潘妻穢宸極虐焰播蒼穹

若柱高通天之宗崇義後臣等殘害忠良賊殺宗

武后始高於僧懷義後臣等殘害忠良賊殺宗

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室穢宸極者內涵清禁動之復立中宗又薦張東之

傑爲相遂誅張易之徒太後上陽宗唐史贊仁傑

爲相遂誅張易之徒太後上陽宗唐史贊仁傑

虞淵日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奉宗修朝歐史迷至

公者言其不能正中宗也唐經亂周紀言既立武后

紀是以明武后篡竊之罪孰此容凡以言其發侃侃荒

太史唐宗朝采唐相高受失夫嘗與伊川因以論唐事及爲氏觀

受說伊川翁書程云叔子蔡夫嘗與伊川因以論唐事及爲氏觀

相大用其說伊川謂此人春秋二三策萬古開辟蒙

吳其於君不王所以喜周室也天下者唐之也春下

武后豈得而問之哉臣復蒙聖之年黜武氏之  
不為也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以家間無他詩  
不鮮也且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義  
秦氏曰范太史每歲必書中宗所在曰帝在房州  
以合於春秋公在乾侯之法。余氏曰伊川曰婦  
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  
臨朝稱制呂氏嘗為之伊川不之及何也蓋呂氏  
史者必如范太史可無愧矣文公綱目於貞觀十  
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又於高宗永徽五年書以  
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父子之綱不正凜然筆削  
間至因年以著統其於武后之革命中宗之失位

未則大書嗣聖之年以則天改元之號分註其下而  
復書帝在房州以見君道雖不立而正統不可奪也  
不特此也仁傑雖有反正之功於其生也一則曰  
周以狄仁傑為其官二則曰周以狄仁傑為其官  
及其歿也始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而不曰  
周焉蓋以始所事之非正固當冠之以周而終焉  
反正中宗則精忠大節有不可掩故其歿也則周  
而不書以見其身雖事周而心在唐室猶當以唐  
室卒之也書法之嚴可以配麟經矣。潘氏曰周  
末以來千五百餘歲歷代史記治亂得失之迹皆  
是以為後世監戒者今獨舉三朝何也曰此詩之

意非欲備載治亂得失之迹。但恨作史者不知春秋之法。或欲以初命晉大夫為諸侯。託始於通鑑。而迷於先幾者。或徒以魏之強大為尊。而不知蜀為正統者。或欲成母后武氏之惡。而不知中宗世嫡之不可廢者。此三者皆治道本末所係。君臣大分所關。而史冊所書。邪正不分。名分不辨。使亂臣賊子。非惟肆奸欺於一時。而千載之下。亦莫有明其罪者。其為害豈淺淺哉。若其他治亂得失。史氏自有一定是非。不必具述可也。

第八首

朱光遍炎字

選大火爭朱光積陽微陰少重淵

寒威闕九野淮南子陽德昭窮泉禮記  
兼氏曰言朱光遍炎字之時微陰已恥於重淵寒威闕九野之際陽德已昭於窮泉陰不生於陰常伏於至陽之中姤卦是也陽不生於陽潛復於威陰之中復卦是也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諫難忽善端本綿綿

崇氏曰至陽而一陰伏故雖文明而或昧慎獨之

戒威陰而一陽復故雖昏迷而有開先之道惟其昧於慎獨也故幾微之際誠不可忽惟其有開先也故善之端緒每綿綿而不可絕

人也。陽明發而德性用。故有文明之德。或昧慎獨之戒。則義微之息。惡亦明也。陰濁而物欲行。雖曰昏迷之極。而有開先之理。三善端端。未始派絕也。

掩身事齋戒。子齊戒。夏曰長至。冬曰短至。及此

防未然。閉關息商。諒象大。絕彼柔道牽。

黃氏曰。言朱明方盛。而微陰已動於重淵。陽不終

於陽也。故當文明之時。或昧慎獨之戒。則昏迷之

惡已。有開先君子謹之於一陰初萌之時。即掩身

齋戒。以防未然之患。而不使陰濁感而物欲行之

寒威方極。而潛陽已動於窮泉。陰不終於陰也。故

於幾微之際。信有難忍之理。而善端之萌。綿綿不

息。君子體之於一陽初生之時。即閉關止息。以絕

陰柔之牽。而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也。此詩皆隔

句相應大意。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善惡相為

消長。君子當抑陰扶陽。遏惡揚善也。據若胡氏

曰。冬夏二至。君子必齋戒掩身。皆為未然之防。其

在重淵者。防之而不敢忽。其或在窮泉者。防之而

不敢折其端。易於復曰。至日閉關。商諒不行。此齋戒

掩身於冬至。欲善端充廣於也。易於姤曰。繫

于金。柔道牽也。此齋戒掩身於夏至。欲義微止

息於未成也。或曰。防字說姤。切恐不切於復。曰

言於始所以防陰之長言於復所以防陽之消防  
陰之長則幾微必謹而得開先之理防陽之消則  
善端常存而收慎獨之效防之用大矣哉。通曰  
上二句無冬夏至而言下二句分言。潘氏曰以  
上諸篇言人心與太極同體本自寂感無方一為  
外物所汨則馳逐忘反必至於窮極人欲絕滅天  
理而後已。古今治亂未有不由於此然亂極思治  
惡極善萌如炎夏而陰已生窮冬而陽潛復世運  
循環天機不泯豈有人而極其所趨如波蕩風靡  
而不可復反之理哉但恐人不知所以自反尔所  
以下句有掩身閉關之事也。梅岩胡氏曰按潘

氏此段乃自首篇至八篇總論其脈絡次第也

總論第五首至第八首

潘氏曰自五首至七首言世道衰  
窮奸欺昏淫殘虐無所不至三綱  
淪九法斁在當  
時無以正名其罪蓋賴秉史筆者  
有以誅好諛於  
既死使萬世之下亂臣賊子有所  
畏懼焉顧乃隨  
時是非與世俯仰而不知律以春  
秋一定之法其  
亦可嘆也矣此所以特舉此三史而  
言也。通曰  
前四首是就太極論陰陽動靜之  
機此四首是就  
世道論陰陽治亂之機又當合看  
第五首揭周楚  
二字蓋謂中國陽也南蠻陰也春  
秋於楚本言荆



後始書楚末乃書楚子莫不與楚也尚矣昭王南  
進於楚而不復是中國之陽而制於蠻夷之陰也  
豈不大可嘆乎第六首蓋謂君陽也臣陰也東京  
失其御臣之道乃制於刑臣之手遂使堂堂天漢  
而為魏所有是以君之陽而制於臣之陰也豈不  
大可嘆乎第七首蓋謂夫陽也婦陰也唐初已亂  
夫婦之倫武后以太宗之才人而為高宗之后卒  
使其子中宗幽於房陵而唐遂為周矣此以夫之  
陽而制於淫婦之陰也豈不大可嘆乎所以第八  
首即復始以論陰陽進退之機蓋謂時方陽明而  
一陰忽生人雖文明而昧於慎獨皆不能及此防

未然而絕彼柔道之牽者也此首本是即陰陽消  
長之機以明理欲消長之機固不專為前三首而  
發然即前三首觀之則皆昧於謹獨而不能防於  
未然尤為可鑒者也周昭王不能防楚而卒受楚  
之禍漢桓靈不能防刑臣而卒受刑臣之禍唐太  
宗不能防武后而卒受武后之禍朱光熈炎宗微  
陰渺重淵其幾甚不可忽也聖賢既謹其幾則陽  
明勝而陰濁消後世不能謹其幾則陰愈盛而陽  
愈微故第五首言楚之於周第六首言魏之於漢  
第七首言周之於唐第八首總言陰之於陽寓意  
愈深垂戒愈明三復此四首使人上下古今深有

感於世道之變也如此又深知後世不能謹獨之  
禍如此詩之所關係之淺淺哉不特此也自伏羲  
至無極翁是言吾道之正統此言周與楚漢與秦  
唐與周是論中國之正統第三首曰塵編今象蓋  
聖人之心寓於經而經之象蓋已如此此則言後  
世之事寓於史而史之謬妄又如楚漢周綱已  
見王章之喪通鑑以初命三晉為首已是先幾矣  
漢之後當以蜀為正統而晉史帝魏陳壽不能不  
尔武后之周何可與大唐並唐經亂周紀是何啟  
陽子亦然朱子通鑑綱目之作蓋如夫子因魯史  
而備春秋初命三晉不得不因之至於書蜀與魏

唐與周則凜凜乎春秋之筆矣此數詩固自有綱  
目春秋之筆存焉讀者不可不知也前言心為形  
所役此則言剛為柔所牽前言蕪穢後言西園之  
姦穢宸極之淫穢首尾莫不相應嗚呼心本神明  
之舍也而自為蕪穢之囊卒受姦穢淫穢之禍豈  
不大可惜哉且第四首之末言周穆王之遊幾為  
偏方之徐所奪第五首之始言周昭王之遊卒為  
偏方之楚所陷其文理又自相接朱子嘗於大學  
有曰凡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  
深淺始終不一為精密余於感興之詩亦云

微月墜西嶺三月廿九日以微月為新月或為殘月三月廿九日

地而復起仲夏月始生明之夜也夜半即月西時入

也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晉志曰天津九星

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又曰坐兼西四星

井兩河之間日月斗柄低復昂詩大東維北有斗

以爲固指西若斗柄西柄則亦秋時也楚辭指斗柄

四太微北魁自四星為璇玑杓三星為玉衡又曰自

舍以所定十有二月也之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

極天覆地上半在地不動處警車軸也王蕃渾天說曰

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

見不隱北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圖七十二度常

隱不見相當後漢向奴傳曰卷太一有常居漢書天

太一南子太微者太一宮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

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北極指極萬國懸中央

三辰環侍五星也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潘氏曰此篇因觀天象以明人心之太極也星月

河漢運轉無定惟北極太一辰星居其所而不動

日月眾星旋繞共之始心居中央役使群動隨感

隨應無所偏倚然後有以立乎其大者而不為耳

目口體衆形所後故曰寡感無邊方也梅若胡

氏曰心之未發性之寂也無所偏倚故曰無邊心

之已發情之感也無所間隔故曰無方通曰一

章二章以陰陽動靜言而三章四章言心繼之八  
章以陰陽止以應言而九章亦言心繼之邵子曰天  
向一中分也。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即子朱子詩之  
意也。余曰此語錄或問太一朱子曰獻之太  
其所以居之也言之謂之也

第十首

放身始欽明動光 瞻南面亦恭已舜 大哉精一傳  
萬世立人紀 猗歟嘆日躋湯時聖穆穆歌敬止  
禘大戒契先武烈書 肱肱作待旦起周禮烟松哇  
周官六典之書是也 恭惟千載心秋 月照寒水魯 更  
何常師於魯故 曰魯史社詩坐今魯史作聖曇

述存聖軌剛如剛詩之剛述

潘氏曰此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心前後  
相照純於天理如秋月之明無一毫之翳如寒水  
之清無一點之滓而仲尼無所不學是以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無間夏禹夢寐周公晚年剛定詩書  
脩明禮樂其志亦欲存帝王軌範以示將來耳。  
余氏曰聖賢相傳惟一心心心相授惟一教堯之  
欽明舜之恭己敬也堯授舜舜授禹不越乎惟精  
惟一者亦敬也湯之日躋文之穆穆與夫武烈之  
光本於戒契周禮之起由於待旦者亦敬也故其  
人欲淨盡天理昭融此心真如秋月寒水不雲不

波。上下一光。此敬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妙。而帝王傳心之法也。仲尼主善爲師。何常之有。特窮而在下。不得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其脩己以敬之功。推而以安百姓。於是乎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脩明禮樂。用存聖人之軌轍於萬世。非不知不如見之行事也。亦曰堯舜之盛。有典謨文王之道。布在方策。待其人而後行。梅岩胡氏曰。周公已上七聖人傳心之敬。堯實倡之。故謂之始。始之者大之也。孔子雖不得七聖之時。見於人紀之立。而能傳七聖之心。見於聖軌之存。聖軌云者。敬心之軌轍也。挹其秋月寒水之心。而寄諸軌範。則

時雖往而書存。人雖往而心存。立之於一時。存之若存之於萬世者矣。以吾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在是夫。通曰。周敬王四十九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以上二十六字。朱子是年正月朔。書于歲書閣下。嗚呼。書此豈無意哉。夫子不可得而見矣。所幸夫子之言存于千載之下。猶得以述夫子秋月寒水之心。于千載之上也。愚者知朱子之心。則知夫子之心矣。夫子之心。則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矣。

第十一首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潘氏曰此言伏羲初畫乾坤。天行健故畫乾以配  
天德。坤為布。主敷布施生。故畫坤以協合地文。  
蔡氏曰此詩承前篇刪述之義。蓋六經莫先於易。  
故首以易言之。徐氏曰此言六十四卦先天方  
圓圖也。圓圖者。氣行以象天。地方圖者。坤布以象  
地也。

仰觀玄渾周。天行健。故畫乾以配  
天德。坤為布。主敷布施生。故畫坤以協合地文。  
蔡氏曰此詩承前篇刪述之義。蓋六經莫先於易。  
故首以易言之。徐氏曰此言六十四卦先天方  
圓圖也。圓圖者。氣行以象天。地方圖者。坤布以象  
地也。

門

楊氏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學者悟意以入德。

勤行言不息。

楊氏曰體乾之健。

敬守思彌敦。

楊氏曰效坤之順。梅若胡氏曰第七首專論復

姤。故此首專論乾坤而皆歸之。人事易豈無用之

書哉。通曰前詩自堯舜至夫子是自源徂流。謂

聖聖相傳只是此敬。此詩自流溯源。論包犧之易

未亦提出一敬字。坤之敬以直內。敬也。乾之自強

不息亦敬也。先儒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亦只是此故。薛氏曰上篇言人當法堯舜湯文  
一。其以。編言人當體乾坤之健  
順以。編言人當守道之本也。

第十二首

大易圖象隱卦圖謂河圖象謂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

變春秋魚魯多抱朴子曰書三篇以魯為

匣絃絕將如何鍾子期死伯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

歌龍門西京河南縣

余氏曰易自秦漢以來學者不可謂無人但河圖

洛書易所自起而或以圖為書以書為圖如劉牧

之誤易之有象如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

文矣馬為健牛為順物有常理矣至於按文索卦

若屯有馬而無乾離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或疑

於震坤之牝馬反當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漢儒

求之說卦而不得遂創為互體卦變五行納甲飛

伏之法參互以求幸其偶中大抵皆附會穿鑿之

說尔獨王弼曰義苟應律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

順何必坤乃為牛亦可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矣

然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但如詩之比興孟子

之譬喻而無復有所自來則是說卦之作無所與

於易而遠取諸物者亦剩語也此大易圖之與象

所以均於隱晦而不明也詩自齊魯韓氏之學不

傳而毛傳鄭箋獨行於世然季札所觀周樂王風

列於鄭之先而鄭氏所作詩譜王乃次於邇之後  
藝文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後漢以  
來引經附傳共止二十九卷則詁訓傳之所併者  
不知何卷也書學經秦煨燼孔安國所定纔五十  
八篇其亡者四十有二武成血流漂杵之言孟子  
已不之信秦誓三篇或謂本非伏生口授乃河間  
女子之獻孔穎達亦以為張需為造之文則簡編  
之訛可類推矣先王之治以禮樂為本晚周而下  
浸以掃地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  
塞門反玷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天下學者  
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箴蒸孟僖子不知相禮

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又何怪乎叔孫  
通之綿適見畿於兩生曹褒之定議見沮於脯敏  
也孔子問樂於襄弘學琴於師襄語太師翁如純  
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  
人歌而善反之而和其用意深切如是故自衛友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世雜之以鄭衛混  
之以胡虜而樂幾亡矣非禮與樂之交喪乎若夫  
春秋之訛如魯之為魚左不可勝說姑畧言之隱  
三年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公穀曰君氏  
卒天子之大夫也夫聲子一人爾或以為魯惠公  
之繼室而隱公之母或以為王朝之大夫不知果



何所指莊元年車伯送玉姬車伯天子卿也公穀  
曰車伯逆王姬車伯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夫  
王姬一事也或以為下嫁於諸侯而王朝以命  
送之或以為魯大夫之逆不知果何所辨莊二年  
書齊人伐我而穀梁則以為伐我曰戎曰我果孰  
是而孰非桓二年書杞侯來朝而穀梁則以為紀  
侯曰杞曰紀果孰非而孰是齊魯之會于艾也或  
曰會于高或曰會于鄆抑何訛以傳訛之甚邪宋  
夢之會于孟也或曰會于零或曰會于霍抑何錯  
而再錯之至邪其他如以公孫茲為公孫慈以公  
孫嘉為公孫喜侵祥而謂之侵羊厥愨而謂之厥

銀鷓鴣而謂之鷓鴣愈傳愈變遠數之不能終也  
魚魯之多不其然乎夫經所以載道也而或隱或  
訛且表且繆有如此者是譬如瑤琴不作寶匣空  
藏至音寂寥嗚絃斷絕慨妙指之無尋想徽玉之  
徒存撫促柱則鼻酸彈履絃則流淚亦未如之何  
也已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而河南夫子出焉其  
於易則謂有理而後存之有象而後有數易之象  
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必象  
窮象之隱微盡象之忽乃尋流逐末豈所尚哉  
儒者所務也其於詩也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故

於書也則謂須要見二書  
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  
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  
制何傳集名儒擇冠婚喪  
相從自為一書若大學中  
學記問居燕居緇衣表記  
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  
性之類又其次也其於樂也深惜夫今之祭祀無  
樂今之樂不可用不得緩急之節其論春秋則曰  
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  
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

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  
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曰五  
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春秋傳為案經為  
斷而欲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有易  
傳詩傳詩書說春秋說見行於世先生得二程之  
正傳續六經之絕學作本義啓蒙首辨劉牧以書  
為圖以圖為書之失推卦畫之本體原立象之指  
歸專主卜筮實該萬變始復索靜精微之舊推本  
詩意盡削小序并為一編之篇後叶其音韻以  
便其吟哦始復溫系敦厚之教謂書之出於口授  
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

易不必穿鑿附會於其終  
而取禮記及諸經書所  
文之下凡脫彙者二十三  
謂周禮為周公運用天理  
此法未嘗盡見諸行事其  
定之書自兩漢制志及蔡  
及張程之書參互尋考以  
之臣當取以奏其說春秋  
賤伯尊君抑臣內夏外夷  
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  
者之鑿皆所以破古今之  
以儀禮為經

先生自任之意確矣。通曰理餘韻於絕絃之後  
周程三夫子也獨舉龍門而言可以包濂溪明道  
矣

第十三首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  
荀軒錯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講解釋疑散何事  
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蔡氏曰此詩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傳心之法以  
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蓋以明道統之正  
而嘆其自孟子而下寥寥千餘載而道統幾

絕也。其旨深哉。余氏曰此言顏子之克復曾子之日省子思之慎獨雖不同而孟子援孔子之說斷之以操則存一語則譬如挈裘領領挈而裘自順蓋四勿三省與慎獨尚絅無非操此心而欲存之也。著為明法炳若丹青非隱奧難見高遠難行何為無人實踐斯境言其說之易明而人難踐也。梅岩胡氏曰踐字要玩味丹青炳煥有目皆親而實踐者難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也第十首論七聖傳心之敬此論四賢傳心之敬此篇雖不明提心字而操字亦從心上說來聖賢皆從心上用工如此七聖終以孔子四賢終以孟子皆道統之

正傳也。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所以發千載無人之嘆。通曰孟子之雄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不為有餘提挈裘領只操存二字不為不足

總論第九首云第十首

潘氏曰自八首至十三首因上三首所言世道衰微人欲橫肆禍亂極矣而天運循環亂極思治人心暫晦而善端不泯但能參聖賢相傳之秘以致其存養克復之功體乾坤健順之理以極其力行固守之術則人欲可消而天理自復矣雖六經殘缺聖道不明學者無所考證而頌曾思孟所言存養克復工夫之要如然明著可舉而行非如六經

之殘缺難明也。何乃千有餘年。而無一人能踐行此道耶。通曰。先是三首四首。已發明心為太極之妙。至是第九首。借天之址極。以喻入心之太極。太一有常居。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中天照四國。感而遂通。心之用也。下四首。則又發明自古聖賢相傳之要道。蓋自古道統之傳。傳此心而已。此心之傳。傳此敬而已。第十首。謂堯之欽明。舜之恭己。此敬也。堯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皆不外一敬字。秋月照寒水。五字是形容敬之一字。但堯舜至於周公之心。見於事業。孔子之心。不待見於事業。而見於簡編。故曰

刪述存聖軌第十一首。又自堯舜而上之。包攝先天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為百聖心學之源。邵子曰。先天圖心法也。言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於心也。圓圖象天。體天之象者。當動行不息。方圖象地。體地之象者。當敬守彌敦。動行動而敬也。敬守靜而敬也。第十二首。則又申言夫子刪述存聖軌。謂夫子之心。既不得見於事業。而僅見於簡編。今而易之圖象。既隱詩書。多訛禮樂。交喪春秋。有關文。於是夫子不得施於當時者。又不得著於後世。殊可嘆也。此又申明第三首所謂。落嘆息。將安歸者也。幸而千載之下。有在夫子出

而理養讀於致遠之後發夫子之心於不傳之際  
蓋第十首言能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在夫  
子此則言能明夫子之心者程夫子也第十三首  
則又自程夫子而上一泝其得孟氏之傳夫子之心  
顏魯得之而為四勿三省曾子之心子思得之而  
為衣錦尚絅子思之心孟子得之而發操存之要  
孟子之後千四百年無有能踐斯境而程子得之  
此道學之傳至今不泯沒也蓋自伏羲發先天心  
學之傳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有以承其流夫  
子六經發心學之秘而程子有以繼其絕大抵此  
心皆如天星之太一皆如秋月之寒潭皆不外此

敬而已矣。後之學者欲心千載之心奈之何不敬。

第十四首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黃庭經玉池清水灌靈根  
根靈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潘氏曰將言異端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  
明吾道之本原也元亨屬春夏萬物所以發生而  
敷榮利貞屬秋冬萬物所以成熟而收藏四德雖  
不言誠然皆造化流行之實理周子所謂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是也。蔡氏曰誠者真實無妄  
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五性諒斯存者言人  
得之以為五常之性而信則貫乎四端即所謂誠

也。楊氏曰誠也者。天下之實理也。造化非實理。則無以發育萬物。萬物非實理。則無以自成其形。之善賦曰不誠無物。向非太極無極之理。有以爲詩。翻之。本誠至誠盡性。於人以與天地參也。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潘氏曰。世人逞其私見。恣為穿鑿。而不順乎實理。之自然。乃下篇仙佛舉子之類是也。蔡氏曰。萬化原。即上文所謂誠也。余氏曰。山林之士。未必皆能幽探萬物之原。而幽探萬物之原。非山林之士。莫能也。豈先生賦是詩時。正隱居山林。故以此自况歟。梅岩胡氏曰。鑿者。其偽誠無偽也。真

氏曰。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後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於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山林之士。靜觀寂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可以出處喧寂為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通曰。詩第一首言太極。到此復以誠之一字言之。猶周子圖說太極。而通書言誠。誠即太極也。善觀太極者。不徒在誠之通。而在誠

之復。蓋所謂靈根之固者。即萬化之原也。蓋智者失之。幽探者得之。

第十五首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元命秘竊當生死關。

詹氏曰元命秘者造化生生之權。生死關者陰陽合散之機。

金鼎蟠龍虎。選守丹書而不。運丹結金丹。

金丹者養陽胎於丹田而成。黃芽者養陰胎於子宮而成。白雲者引氣出而為龍。紅雲者引氣入而為虎。交會於黃庭。變而為神。此金丹之說也。

三年養神丹。益其氣。日生羽翰。白日升天。生羽翰。龍虎鉛汞也。龍虎之氣。

潘氏曰言仙家煉外丹也。龍虎鉛汞也。龍虎之氣。

我欲往從之。脫疑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潘氏曰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

或壽或夭。備身以俟之而已。何必苦欲偷生天地間。凡此皆出於私見。鑿智之為也。余氏曰歐公云老氏貪生。釋氏畏死。氣聚則生氣。散則滅。順之而已。老釋皆悖之者也。或問程子神仙之說。有諸



曰若言居山林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若  
曰白日飛升則無也又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得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文公嘗訂定魏伯陽參同契且云參同契所云坎  
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若其實只  
精氣二者而已精者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者火  
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  
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內外異色  
如雞卵又曰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  
二用者用九與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  
之初二三四五上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

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  
一身而無所定也參同契所註空同道士鄒訢即  
先生隱名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訢即熹也如韓昌  
黎託名於彌明道士也此本無關於是章之指特表而出之使學者知先生無所不讀。胡氏曰魏伯陽丹成服之白日飛升  
如安期生之徒古皆有之惟其煉得形氣清遂能  
輕舉然久亦消磨漸盡皆非正道渡江以前多說  
呂洞賓鍾離今恐氣盡而死矣蓋生而死晝而夜  
常道耳逆其理而得生知道者所不為也能盡乎  
此理之常雖顏子之夭伯牛之疾亦安乎天理之  
自然又何必求之神仙幻誕之說徵之唐史為可



之不同要皆欲以止其國中之一氣耳非有得於道而可與聖賢抗也

流傳世代久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起有無  
潘氏曰此言佛在西方天竺國其始但論緣業因  
果化誘愚民流傳久遠談空說妙遂轉而為禪彼  
自以為識心見性超越有無而不知其實則駕虛  
踏空無所據依也豈知乾坤之實理聖賢之實德  
衆。蔡氏曰佛氏初只論緣業誘衆生極為卑下  
其後如梯之接漸漸凌入於虛空玄妙之域而不  
可致詰焉。通曰佛氏謂心性者不論於無不着  
於有不在中間與內外吾之所謂心與性皆實有  
而非虛無也皆在內而不在外也彼之心豈寒潭

秋月之心彼之性豈元亨利貞五行之性哉  
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躋彼榛棘途  
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潘氏曰此言禪家不由教不由律直使人閉目靜  
坐以俟心虛氣清天光發見便以為見性成佛其  
路可謂捷矣是以世俗群起而趨之縱使有所覺  
悟亦只是守得一箇籠侗空虛底物事而不知日  
用之實理以此接應酬酢觸事面墻殆猶即鹿無  
虞顛躓困踣於荆棘叢棘之中而不知其所往矣  
凡此皆私見鑿智之所為也未知何人能正人心  
以承三聖而為我焚其書以遏絕夷狄之教乎。

余氏曰朱子嘗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  
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僧說某也理會  
得箇昭昭靈靈底禪某遂扣問見他說得也好及  
去赴試便有他意思試官為某說動遂得舉後赴  
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只說不是  
教者聖賢言語其遂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覺  
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  
綻唾滿百一吁以先生少年未定之見於釋氏猶  
有取焉此子所謂其言近理為害尤甚者也。  
梅岩胡氏曰揚誠齋論韓文公闢佛謂有畏焉者  
有好焉者詩緣紫之說蓋畏焉者因其愚昧而

入凌空虚越有無之說蓋好焉者因其高明而入  
畏焉者尚可理曉好焉者難以理化故此詩辭有  
詳畧。通曰詩闢佛其於闢仙蓋以學仙者逆天  
道學佛者滅人倫仙之學非氣稍清心稍靜者莫  
能入佛之學或怖其果報或慕其高虛愚與賢皆  
能入故仙丹三年始成佛法一朝頓悟此朱子所  
以必欲焚其書也

第十七首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群材  
橫學舍也因心有明訓善  
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寮開  
徐氏曰上篇言老釋之害道此又嘆吾儒之學不

明而庠序之習日非也。蔡氏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因心之有明訓也。天叙既陳人文亦開蓋有本必有文初不求為文而有自然之文。潘氏曰既因天叙之自然以昭陳其五倫之典又順人事之當然以品秩其五禮之文本末具舉體用兼明。余氏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出於天所叙秩者既昭陳而不可紊而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倡婦和朋來友習之道出於人所節文者亦褰開而不可掩也。

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

甘泉賦延披林索樞事伊之從冠倫魁注言選擇賢臣可匹於此賢事伊之類冠等倫而魁傑  
風父淪喪擾擾胡為哉

潘氏曰此詩言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皆無其本徒相與爭為不根之文末習澆漓正學湮塞其不為異端所牽引者幾希所以重朱子之嘆而繼十六篇之後也。梅岩胡氏曰此篇嘆教化不明士競葩藻之文亦鑿智昏道之一節也堯煥乎文周郁郁乎文蓋自天叙之有倫者推之其極可以經緯天地後世以詞章為文藝焉而已矣橫序雖設教養無本曾不知所以涵養德性變化氣質較紙上語之工拙操五寸管書盈尺紙率而可悅

一夫之目。魏冠倫魁。喫着不盡。是以偽習日滋。淳風日喪。擾擾乎場屋之得失。果何為哉。此不特士子之過。司教化者之過也。上以此取。下不得。不以此應。此詩歸之學習教養。乘其有嘆夫。通曰。前六句言古者學校之教如此。後六句言後世科舉之弊又如此。古之學校。不過欲人培養善端。以不失其本心而已。後世科舉。競詭譎爭倫魁虛名。可得而本心已失矣。古今風俗之淳駁。世道之興衰。皆由於此。

總論第十四首至第十七首

潘氏曰。天地造化之實理。本自如此。而老佛之徒。

各逞其私見。臆說以誘誑愚民。而不本於天地正大之理。而世之號為儒者。又徒從事於文字言語之末習。而不知聖學之本原。所以自孟氏之沒。下有餘年。無復有能續聖賢道統之傳者也。通曰。第九第十首言心言敬。繼而歷叙聖賢之傳。以見其傳皆此心也。皆此敬也。又所以明吾道之正統也。至第十四首言性言誠。繼而歷叙仙與佛之類。以見其說皆非吾性也。皆非吾誠也。又所以闢異端之邪說也。先是明吾道之正統。則自伏羲以至周子。今則歷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及程子。可謂詳矣。先是闢異端之邪說。惟言老莊。

今則凡仙與佛暨近世學校科舉之弊皆歷言之。可謂悉矣。先是言道為太極而言心繼之。今則言性無不誠。前後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不可不逐首分看。而亦不可不看如此。通書以繼之者善為元亨。以成之者性為利貞。朱子既擇之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及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又釋之曰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復者各得而藏於己。今詩曰播群品。固靈根。播字即是發字。即是方出而賦於物。固字即是具字。即是各得而藏於己。元亨利貞非誠無有。仁義禮智非信不存。

中庸一書無非言誠。而第十六章始發之。感興二十首無非言誠。而第十四首始發之。其肯一也。蓋誠者真實無妄之理。渾然一理貫誠即一。不誠非一也。至理諒斯存。誠即至。不誠非至也。世人逞私見。其見非誠也。鑿智道。弥昏。其智非誠也。天地之誠。不徒可見之於元亨利貞。播群品之時。最可見之於利貞。固靈根之際。蓋靜而復動。貞下起元。詩所以謂萬化原者。正在於此。五常之智。即四德之貞。而鑿者失之。詩以幽探萬物原。歸之林居子者。其亦以萬化之動原於靜。亦惟靜者能得之。歟。或曰十五首所謂神仙者。非林居子而何。曰吾儒林居子。

能經世而不用於世者也。彼則無用於世而遺世者也。且元亨利貞萬化之一出。入一生一死皆真實無妄之理。仙家欲長生而不死。妄也。元亨利貞之理實有而非虛無。佛家無實無虛。起乎有無之表。妄也。六經無仙字。與佛字。使其理果實有也。則六經言之。聖賢為之矣。至若後世學校科舉。雖非仙佛異端之比。古者學校教敷五教。因人心固有者。導之。古者言揚功。舉取其有裨於世者。用之後。之學校科舉。多尚虛文。而無實用。則亦妄也。然此事却在。上之人。宗主如何。小使學校皆如胡安定之明體適用。使科舉而皆得范文正公。金在錢。

之賦。皆得張庭堅自靖自獻之義。則亦謂之妄可乎。謂之無補於世可乎。嗚呼。仙學遺世。佛學出世。儒又不能使經世。此後之世。所以不能如唐虞三代之世也。此固詩之所深嘆也。

第十八首

童蒙貴養正。易蒙以養。正聖功也。遜悌乃其方。不遜而

胡氏曰。遜順者。孝弟之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

鷄鳴咸盥櫛。內則子事父母。雞鳴咸盥櫛。問信謹。暄涼。夏清。而

定而捧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內則進盥少者。捧盥

掃竹也。內則灑掃室堂。進趨極虔。茶退息常。端蒞勸

書劇嗜炙。孟劬書勤勞于書也。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麓



証時行必安詳謹言且勿忙勸學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錫爵崇子進也及時

潘氏曰此承前篇禪家捷徑而言學者當從下學而後可以上達不可如禪家直趨捷徑欲一蹴至聖人之域也。余氏曰發軔且勿忙而以及時起高翔繼之蓋言學者不可自視過高而失之躐進亦不可自視過卑而失之不及也雞鳴盥櫛以下考之內則皆子事父母之事不曰孝弟而曰遜悌何也蓋孝弟皆順德而遜所以為德之順也人未有能遜而不孝亦未有不孝而能弟者孝弟為仁

之本而遜又所以為孝弟之原。梅岩胡氏曰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此詩首以養正終以聖途正與易合養正未遽至於聖而作聖未有不終於養正者養正有方遜弟為養正之良方乎此言小學工夫而以大學明之。通曰古人之教養蒙為先故詩於此拳拳焉詩首言天地陰陽之奧此理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此言童蒙洒掃應對之節理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也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是一理又曰自洒掃應對以上便可到聖人事此詩始之以童蒙養正終之以聖途高翔即此意也

第十九首

生

衣我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蔡氏曰衰哉二字本孟子朱子謂最宜詳味令人  
惕然有深省處牛山木羨矣日為斧斤所戕然氣  
化流行未嘗間斷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又來侵焉  
此亦六義之比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左傳寡言未之敢任  
辭文寡余力之不任

潘氏曰此言惟皇上帝降衷下民人莫不具仁義  
之性但為口體物欲所攻伐是以天理日微而人  
欲日熾縱或根苗尚在當心平氣定之時乘間發

元又為私心邪念所戕賊其不殄滅者幾希矣仁  
義在人猶木在山善端之間發猶萌蘖之復生也  
私欲外邪猶斧斤牛羊也

反躬良其背艮背肅容正冠衿保養方自此何年  
秀穹林

潘氏曰人之一身四肢百體無不與物相感者惟  
背非聲色臭味所能動搖反躬良背所以止於內  
肅容正冠所以防其外內外交養庶幾有以完復  
其仁義固有之心也然其端之發也甚微今方保  
養於此不知何時充實光輝以至於盛大之域耶  
穹林者首尾以木為喻也。通曰衰哉二字孟子

本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者言也。牛山一章亦言人之放其良心也。故詩亦以哀哉二字先之。嗚呼心者吾之所得於天而異於禽獸者也。吾自放而失之。則去禽獸不遠矣。豈不大可哀也哉。此詩言心與第三四首相應。其言保養與第十三首所謂操存者相應。學者讀之宜惕然深省也。潘氏曰上章章蒙之義。心。始言其存養之法。此章方露其心。不可不知也。

第二十首

玄天幽且默。對昂仲尼欲無言。

詹氏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其分固不能無異。其理則未嘗不同。皆自然而然而然也。

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潘氏曰此言天何言而四時行。自物生無非實理之所運也。聖人無言而容貌舉履之間無非至教之所形也。通曰物生於春。遂於秋。天之容春而溫。秋而清。

彼哉夸毗子。

夸毗。詩無為夸毗。毛曰以體柔人也。鄭傳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謂是也。後漢崔

暉傳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謂是也。後漢崔暉傳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謂是也。後漢崔

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潘氏曰此指上章群居競葩藻之徒也。詩曰無為夸毗。夸大也。毗附也。為大言以夸誕於世。謔言以

阿附於人也。咕囁欲喧，乃禦人以口給之，狀豈知神鑒焉。謂但騁外面言辭之美，好要其膏中實，無定見其於義理真實至當之所歸，全不之知也。  
曰：予昧前訓，時謂公坐此技葉錄，易中疑者，其詳數葉發憤求刊，落奇功收一原。  
蔡氏曰：末句見其歸根越鉅，實神功超絕，有不

可形容之妙，以為自責則又若自謙，以為自誇則又若自任。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梅岩胡氏曰：奇功譬如天何言而自有動植生遂之功。言語文字末，小學者當剛其技葉，培其本根。技枯葉脫，根餘呈露，而大本之一原者固如此。借

言語為筌蹄，而卒至忘筌忘蹄之境，豈可功乎。後四句雖若自責實，所以責夸毗子而教之也。○通曰：此所謂一原即前所謂萬化原也。○探萬化原則義之精奇功收一原則仁之熟矣。○徐氏曰：奇功然此道之全體，融會於方寸，夫子所謂無極而大極者，之，子思所謂無聲無臭，周子所謂無極而大極者，以此感興焉。

總論第十八首至第二十首

潘氏曰：學者當務小學工夫，以培養其仁義。固有之實心，而不可感於釋氏駕空凌虛之說。當知夫子不言而躬行之意，而不可徒事口耳角敵文辭以為媒身之計也。○通曰：右三詩皆承上章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言之也。童蒙貴養正。是養此良心於童蒙之時。所以培善端也。保養方自此。是養其良心於枯亡之後。亦所以培善端也。端字有二義。始為端。末亦為端。性發為情。是其始也。而謂之端。於此時養之。能不失之於始也。情欲昏蔽之極。而本性有時發見。是其末也。而謂之端。於此時而養之。是其既失之後。而保養方自此始也。聖途發動。養之功易見。何年穹林。養之功未易成。兩養字。或言之於詩之首。或言之於詩之終。朱子教人之意深矣哉。末章言吾之心即天之心。則又無待於養之功矣。天無言而其心自見於動植之生遂。

聖人無言。而其心自見於德容之清溫。故詩前謂心者吾靈臺。而多欲者穢之。之為衆人言也。此謂心者吾神鑒。而多言者昏之。專為末學者言也。末學紛紛。求工於言詞之末。而本心存亡。漫不復省。枝葉徒繁。本根已悴。此朱子晚年心欲刊落枝葉。而特達本根也。動植各生遂。一散為萬。而心之用以行。奇功收一原。萬會為一。而心之體以立。詩首言一理。末言一原。於此見朱子晚年造詣之深矣。合此三詩觀之。童蒙養正學之始也。反躬良貴學之中也。奇功一原。學之終也。即中庸末章首言學者立心之始。中言慎獨戒懼之功。而終則歸之無

聲無臭之天也。無聲無臭之天即是無言之夫子。即無思無為之易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吁。妙矣。

感興詩諸家總論

余氏曰詩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幽探無極。太極生化之原。明定人心。道心危微之辨。祖及夫。晚周漢唐治亂之迹。精言夫。陰陽星辰動靜之機。上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授受之際。下列夫顏曾子思孟軻存守之要。大而乾坤之法。象性命之根原。微而神仙之渺茫。釋佛之空寂。與夫經之所不得。史之所以失。靡不明備。無有遺闕。

且於教之所以教。學之所以學。粲然條列。混然貫通。首窮夫無極之旨。末歸於無言之妙。與中庸始言天命之謂性。而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指歸也。

又曰興隨感而生。詩隨興而作。或比或賦。雖非一體。或後或先。初非一意。然首尾之相為貫穿。本末之相為聯屬。則渾然其為一貫也。蘇黃門謂大雅綿九章。初誦太王遷幽。至其八章。乃及混夷。至其九章。復及虞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感興之詩。當以是觀。

李氏心傳曰詩凡天地陰陽之運道德性命之理百王之規模六經之蘊奧與夫孔孟相傳之正體聊所見之妄大略感興于此而以下學上達之方終焉雖因感興而遂成章然開示學者之意亦已切矣顧其包涵廣遠不可涯涘倘非盡讀夫子之書而通其教則於此六百三十言之大旨猶未免乎面墻也

李氏道傳曰感興二十章擬陳拾遺感遇詩而作也詩人擬古多矣第能做其意趣效其音節無甚高論拾遺之詩李太白亦嘗擬之其措意遣言不出拾遺區域之外至有全用拾遺語者雖無作可

也物者二十首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下學上達之事靡不該貫蓋道學精微也雖擬拾遺其實過之第宏深妙密初學之士或未盡識也

胡氏升曰此詩究極道體綱維世教與太極圖通書近思錄實相表裏指示學者甚切也

王氏楚曰先生此詩凡太極陰陽之理天理人欲之機古今治亂之分異端末學之弊精粗本末無該並貫加以興致高遠音節鏗鏘足以追儷風雅學著優游諷誄良心善性油然而生下學上達之功孰能外是而求之哉

梅岩胡氏曰文公替陳詩以為雖乏世用實物外

難得自然之音實且自言其詩近而易知皆切日用然則陳詩如金膏水碧有之固可玩無之亦何損文公詩則布帛之文最粟之味有補飢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雖然文公自謂近而易知愚則謂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學者可以為易知而忽之哉蔡氏曰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諫物陶情寄其蕭散閑雅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于有餘載之後不徒以詩為詩以理為詩齊居感興是也蓋以義理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入之易入

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預

感興詩通卷終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國史' (National History).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